

纪实文学

崔亚斌 著

第七次
MURDER

谋杀

- “3·8”系列抢劫杀人案
- “色魔”落网记
- 十二名更夫死亡之谜
- 头颅里的钉子
- 精斑的奥秘
- 毒蜘蛛
- **第七次谋杀**
- 追捕“瘸腿恶魔”
- 恐怖的房间
- 吊在车厢里的尸体

大众文艺出版社

纪实文学

崔亚斌 著

第七次
DITICIMUSHA

谋杀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七次谋杀/崔亚斌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6

ISBN 7-80171-317-6

I. 第…

II. 崔…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018 号

第七次谋杀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87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71-317-6/I·232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1. “3·8”系列抢劫杀人案 / 1
2. 第七次谋杀 / 77
3. “色魔”落网记 / 113
4. 乱伦悲剧 / 122
5. 头颅里的钉子 / 137
6. 喋血歌厅 / 142
7. 爱也疯狂,恨也疯狂 / 152
8. 精斑的奥秘 / 174
9. 谁谋杀了董事长 / 183
10. 毒蜘蛛 / 218
11. 恐怖的房间 / 242
12. 十二名更夫死亡之谜 / 262
13. 情侣行动 / 270
14. 山城血案 / 278
15. 刑警队里的“老干探” / 285
16. 女鬼 / 293
17. 追捕“瘸腿恶魔” / 312
18. 刘家惨案 / 349
19. 吊在车厢里的尸体 / 358
20. 毛头小子做下灭门案 / 367
21. “的士”车轮下的男尸 / 374



“3·8”系列抢劫杀人案

1

运钞车抢劫案

1994年6月28日9时3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业务值班室接到皇姑区公安分局电话报告:本区今早发生一起歹徒驾车持枪抢劫银行运钞取款车的案件,抢走现金近30万元,请支队派员勘查。

接到报案后,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杜希有率领侦查技术人员奔赴现场。皇姑区公安分局局长曲月福等人已先期到达。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等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勘查。

抢劫案发生在闽江街66号,即辽宁省金融职工大学华山城市信用社第一门市部门前。

押款员等目击者向公安民警介绍说,今早8时10分,当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由南向北行驶到信用社门市部门前停下,他们刚从后备箱取出一大一小两个装钱的提兜时,突然从北面开来一辆白色“天津大发”微型面包车,在离“桑塔纳”大约5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从车上跳下3个用女人丝袜蒙面的匪徒,每人手端一支猎枪,逼住押款员和司机,将两个装着29.8万元和一枚“沈阳市华山城市信用社现金收讫”章以及票据等物的黑色



第七次谋杀

提兜抢去,然后迅速跳上白色面包车向南逃去……

这就是说,犯罪分子共有4人,3人行抢,一人开车。当时,押款员们没有携带武器,只有一根尺把长的电警棍。面对匪徒们的3支猎枪,显然不是对手。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匪徒们来去迅速,押款员们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眼睁睁地看着巨款被抢走,直到那辆面包车绝尘而去才慌忙打电话报警。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的反应不可谓不快,立即组织全市民警(特别是交警)堵截白色“天津大发”,但是没有结果。

2

技术人员对抢劫现场进行勘查,询问目击者,了解匪徒们的衣貌特征。由于匪徒们都是蒙面,他们无法看清面孔,只是说,跳下车的3个人中有一个身材比较高,是他头一个冲到手拎巨款提兜的押款员前面,用枪迫使其就范的。

光天化日之下,运钞取款车在市区内被武装匪徒抢去巨款,是沈阳市建国40多年来的首例,性质严重,影响极坏。省、市领导以及公安机关十分重视,调动大批警力投入侦破。

案发当天,那辆被匪徒用于抢劫的“天津大发”面包车被民警发现,它被遗弃在皇姑区昆山中路89号东侧的一条胡同里,离华山信用社门市部并不远。民警们凭直觉意识到,这伙匪徒是一些很有经验的作案老手。

这辆“天津大发”是哪儿的?匪徒们用它实施了抢劫,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故此,技术人员对这辆车进行了仔细勘查。

“天津大发”车牌号为“辽宁31—E0127”,两侧车门上印着“沈阳市个体营业运输·新民·0128”字样。

技术人员细心检查全车,没有发现什么较大的疑点,只是有一点异常:车厢里,有一根用这辆车的座垫套撕成条状并有连接的布绳,布绳的一端系在车后门的内侧,另一端系于副司机位置后上方的扶手。技术人员分析,这里很可能是捆绑什么人(如该



车司机)的地方。

按已有线索查访,找到了开这辆车的主人,是新民市个体出租车司机黄长河(35岁)。黄长河的家属说,黄长河在6月26日早晨6时30分从家里开车出去拉脚,当天就没回来,已经向当地警方报告。

黄长河现在哪里,他是否已经被害了?如果被害,尸体又在何处?

直到抢劫案案发9天之后,才有人在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看到了黄长河的尸体。

几天前,下了一场暴雨。于洪区环卫所的工人老张和老邢在于洪乡姚家村的一条公路上干活儿,无意中在路边一片稻田的水线里看见个盆口粗、一人多长的黑东西。走近细看,奇臭难当,原来是具男尸!

市刑警支队法医在现场检验尸体,发现尸体被抛弃于稻田水线水中,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膜。尸体头部缠裹着绿色座垫套,颈部系一条安全带。法医鉴定该尸为生前被他人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由于尸体浸泡在脏水中,正值盛夏,发现又较晚,尸体已经周身污秽,高度腐败,爬满了蛆虫。

家属认定,此尸正是失踪已经9天的“天津大发”出租车的司机黄长河。

那天,黄长河哼着小曲儿擦完车,满面笑容地开车走了;今天,他却变成了这样一具污秽吓人的尸体,被扔进臭水沟里泡了9天,这怎能不叫他的亲人们心如刀绞,痛哭失声!

黄长河尸体的发现,使“6·28”案情更加明朗了。匪徒们先劫车杀人,后抢劫巨款,犯下了弥天大罪。

刑警支队和皇姑分局的公安民警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义愤,对“6·28”杀人抢劫案开展侦查,可是没有进展。显



第七次谋杀

然,匪徒们对这次犯罪行为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外地劫车,杀害司机,然后进入市区抢劫,延缓了暴露的时间;作案后又迅速弃车而去,逃避追捕。茫茫人海,4名匪徒消融其中,用种种假象遮人耳目,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要想把他们识别出来是容易的吗?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6·28”运钞取款车抢劫案件发生后,市政府对全市金融机构运送巨额现金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并购买专业运钞车辆,配备经警和保安人员,实行武装押运,有效地防止了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当被害人家属抱着死者的的骨灰盒哀哀痛哭的时候,那一小撮劫匪——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却在酒店里吃着佳肴,喝着美酒,搂抱着三陪小姐,恣意挥霍着抢来的不义之财,发出阵阵的狂笑。他们认为,这次抢劫运钞取款车,是他们到目前为止的犯罪生涯中干得最漂亮的一次。

汪家礼,当年39岁,原是沈阳市酿酒厂工人,因为偷厂里的酒被教养两年。离厂后他在沈阳站货场拉脚,遇上了孙德林。孙德林,当年41岁,原是沈铁分局线路大修段工人。此人曾因打架斗殴和扒窃,多次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兼有着狼的凶残和狐狸的狡猾。他们两个狼狈为奸,结伙抢劫,于1987年7月27日干了第一起大案,杀死一名抚顺市的出租车司机。后来,汪家礼拉进了二哥汪家仁,孙德林拉进了三弟孙德松,到开原等地买了几支猎枪,结成了一个主要由两对同胞兄弟参与作案的持枪抢劫杀人犯罪团伙。还有一个王文绪曾参与作案,后来被他们“踹”掉了。

汪家仁的家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不远,他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向这家他称之为“小银行”的地方多看几眼;有时他还走进去,伸长脖子,贪婪地盯视着柜台里那一捆捆高高擡起来的钞



票，涎水直流。买到猎枪后，哥们儿几个一直想“干大的”。这家“小银行”周围比较僻静，街上行人和车辆不多，那辆运钞取款的白色轿车每天一早就到，很有规律；押款人员通常是两男两女，只有一名“保安”拎根电警棍，鬼知道里面装没装电池……汪家仁反复转着这个念头，萌生了“干这辆运钞车”的恶念。

汪家仁把这个想法向同伙提出来后，得到了他们的赞成。他们或单独一人或两人一起，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观察，一致认定“干这个值，能成。”他们按各人的“专长”作了分工：汪家仁继续“踩点儿”，孙德林去搞车，汪家礼开车，孙德松配合。

5

6月26日一早，担负“搞车”任务的孙德林打车来到新民市。他要物色一辆比较好的旁开门、后揭盖的微型面包车，这样的车在抢劫中便于同伙儿跳上跳下。此刻，他又站在马路边，像“催命”阎罗似的寻觅着短命的司机。真是想睡觉就来枕头，工夫不大，黄长河开着一辆“天津大发”迎面跑过来。孙德林笑着挥手一招，上了车。在于洪区北李官屯一个僻静处，孙氏兄弟和汪家哥儿俩4个人就地取材，用面包车座垫套撕成布条勒死了黄长河，弃尸后把车开到皇姑区。他们在预定抢劫后逃跑的路上“演习”了一次，感觉甚好。当天他们就想干，但为时已晚，那辆运钞车已经来过了。汪家礼几经选择，将“天津大发”“存”放在信用社门市部后面不远的地方。

第二天，即6月27日，匪徒们要在这天动手。可是，当汪家礼发动车时，怎么也打不着火，抢劫行动就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即27日这天付诸实施。

第三天，即28日一早，这伙不死心的匪徒再次在原地等候着机会。

是不是还使用这辆“天津大发”？会不会有危险呢？他们为此讨论过，最后认为，出租车司机失踪从报告到警方立案侦查，



一般总要有个过程的,不致于这么快就被发现。作案心切,他们决定还用这辆车。

这一次,这伙匪徒抓住了机会。当那辆“桑塔纳”停下,押款员(两男一女)打开后备箱时,只见汪家礼驾驶“天津大发”箭一般的开到信用社门市部前面,越过“桑塔纳”,一打轮,形成了车尾对车尾,停下了。

孙德林第一个从侧门跳下来,手端猎枪飞跑几步,从前面挡住两个手拎一大一小巨款兜子的押款员,厉声喝道:“不许动!抢劫!我就是要钱!……你们回头看看……”

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跳下车,3名匪徒站成一个“品”字,将押款员们围住。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面对如同自天而降的匪徒们的枪口,押款员们惊呆了;出于职业本能,那个手拿电警棍的“保安”要动,另一个也用手在身上摸什么东西,孙德林全都看在眼里,晃了晃枪威胁道:“你们不要乱来!动,我就开枪了!转过去,把手扶在车上……”

在武装匪徒暴力威胁下,押款员们只好照办。这样一来,电警棍、巨款提兜都落到地上了。汪家仁和孙德松如同饿虎扑食,动作敏捷地拎起了兜子。

“你们先走!”孙德林说,继续用枪逼住那几个人。

这时,汪家礼也端着枪下了车。因为他开车需要良好的视线,不能戴面罩,临时用嘴叼着一张纸,遮一下脸。他抢下“桑塔纳”司机手中的一串钥匙,扔到“天津大发”副驾驶座位上。“天津大发”没有“桑塔纳”跑得快,他怕那个司机开车追赶或跟踪。夺下车钥匙,“桑塔纳”就成了“死车”。

孙德林见抢劫得手,同伙儿们都上了车,就倒退着走向“天津大发”,也上了车。汪家礼迅速启动,只见那车像来时一样快,



飞也似的向南开去,逃离现场。他们穿了几个胡同,车上的人摘下口罩和帽子。跑了大约一分钟后,就把“天津大发”扔了,骑上两辆早已放在那里备用的自行车(两人共乘一辆),来到了汪家仁的家。

这个犯罪团伙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凡是抢劫来的财物,一律按参加行动的人数均分。抢来的金银首饰,他们扒堆分劈;如果数量不太均匀,就做几个纸团,凭各人运气抓阄儿。后来,王文绪还拿来一架天平。有一次,4个人共同参与一次入室抢劫,事后在平均分完了赃款后,还有一条金项链没办法分。他们商议后一致同意,把这条金项链剁成4截,每人得到一份。

表面看,他们做得都很“公平”,没有因为分赃不均而闹过意见。但实际上,对这伙极端自私而又贪婪的匪徒来说,在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孙德林不是说过,“干这个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吗?

犯罪团伙暗中潜伏着的龃龉和矛盾,正是由孙德林引起来的。

那一次入室抢劫,孙德林走进卧室,将女主人用绳子捆绑起来。汪家礼进来看了看,卧室相当豪华。他感到孙德林对付一个浑身颤抖着的女人绰绰有余,就到别的房间去了。抢劫接近尾声时,孙德林拎着一个皮箱子走过来。汪家礼问:“里面装的啥?”孙德林说:“不知道。”汪家礼很好奇,用刀别,也没把皮箱子别开。汪家礼估量里面不会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带着它也是累赘,就说:“别要了。”孙德林斜了他一眼,讥嘲说:“你知道啥?啥也不懂。”撤退时,负责开车的汪家礼没见到孙德林。他不敢多等,载着汪家仁和王文绪跑了,直奔王文绪家。他们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孙德林才匆匆来到。汪家礼暗想,他一定是先回家一趟,“卸”了“货”,然后才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汪家礼听孙



第七次谋杀

8

德林无意中說，他有美元，要換人民幣，就想：我們在一起干案子從來沒搶到過美元，那麼，他是從哪兒弄來的美元呢？那天他為什麼不和大家一起回來？是不是在那家豪華的臥室裡翻出了美元（據說那個女主人剛從國外回來），自己獨吞了？

不過，懷疑歸懷疑，他們在明面上誰也沒向孫德林提出來。那原因明擺着：一方面，這個團伙需要孫德林，他在團伙中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他們幾個是一條繩上拴的蚂蚱，傷了誰也不好，即使有意見也要維持團結，就像當年的造反派王文緒後來在接受審訊時順嘴說出來的那樣：“我們幾個人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搶劫運鈔取款車，獲得贓款 29.8 萬多元。其中除了整捆的大票外，還有一個兜子裡裝的是許多用紙捆成卷的硬幣，一枚印章。他們 4 個人將大票分完後，把那些硬幣存放在汪家仁家裏了。臨走時，孫德林再三叮囑汪家仁：“花錢的時候悠着點，小心別露了！”汪家仁連連點頭：“你就放心吧，我連這個還不懂嗎！”

幾天後，孫德林再次來到汪家仁的家，問起那些沒有分劈的硬幣，汪家仁不緊不忙地從隱蔽處拿出一些鈔票，往床上一放，說：“都在这儿了。”

孫德林一愣：“那些硬幣呢？”

汪家仁說：“我把它們都換成整錢了，不然，那些零錢怎么花！”

“在哪兒換的？”

“一個小商店。”

一股怒氣直沖孫德林腦際，指着汪家仁罵道：“你他媽的簡直是豬腦子！找死啊？”

“這……”汪家仁被揭了短處，有點無地自容。

這時，汪家仁臉上也不好看。不過，他認為孫德林對二哥的



斥责是有道理的,应该的。在一次入室抢劫中,二哥把刀都丢了,不知忘在什么地方。5个人性命攸关啊!不能不谨慎从事。

经众人这么一说,汪家仁明白自己疏忽大意了。是啊,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哪来那么多卷的硬币呢?那纸卷上还盖着银行点钞员的小方戳呢!倘若有人由此产生怀疑,向公安机关举报了我……想到这里,他惊出一身冷汗,赶忙认错,才把孙德林的怒气平息了一些。

醉生梦死

抢劫运钞取款车得手,汪家仁分得7万多元,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又有了寻欢作乐的钱。

汪家仁离不开的,一个是酒,一个是女人。

汪家仁爱喝酒。虽然每次喝得不多,一天却要至少喝三回,甚至喝四五回。以前,他在沈阳站东货场蹬“倒骑驴”拉脚,干完一天活儿很累,回家后喝点酒解解乏。自从上了孙德林、汪家礼的贼船,干起杀人抢劫的勾当后,酒又成了他缓解作案后的紧张心理,麻醉自己的东西。

抢了那么多钱,喝酒是喝不光的,汪家仁最大的“消费”是出去找女人。

这个犯罪团伙的5个人都离了婚,惟有汪家仁续了弦,后老伴儿为他生了一个很不错的儿子。饱暖思淫欲,人老心不老,生就一颗花花心的汪家仁怎么能看得上已经满脸皱纹的老伴儿。自从变成匪徒,干上杀人越货这一行后,他往往一夜之间便成为巨富,为了寻求刺激,就嫖了暗娼,而且一嫖起来就没完没了,直到把钱花光了为止。为这个,连汪家礼也数落过他。



第七次谋杀

这天，汪家仁被那笔分得的赃款烧得呆不住，又想出去走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他刮了胡子，换上一套新衣裳，揣起几千元钱，跨上摩托车开走了。

汪家仁有个本能，像只狗似的会闻味儿，知道哪家酒店、娱乐厅里有他需要的那种女人。

汪家仁正骑着，一辆“佳美”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车轮碾过一个水洼，泥水飞溅，弄脏了汪家仁一只裤腿。汪家仁懊恼地骂了一句，跟着“佳美”跑起来。“佳美”开到一家娱乐场所门前停下了。车门开处，一个“大款”模样的中年男子挺胸凸肚地走了进去。汪家仁一见，也停了车，暗骂：不用你小子显摆，你能来，我也能来！他放好车，也走了进去。

汪家仁寻欢作乐，一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既感到新鲜有趣，也不会让人弄个脸儿熟。这家娱乐场所是他头一次来。进了门，他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小舞池里，彩灯旋转，乐曲悠扬，一对对红男绿女勾肩搭背，跳着“联系步”，看得汪家仁心里直痒痒。但他不喜好这个，急着找小姐。

在封闭式包房里，汪家仁点了个身材高挑的小姐来陪他。

“小姐，叫啥名呀？”

“大哥，你叫我小敏好了。”

“哪儿来的？”

“开原。”

“多大了？”

“二十二。”

“坐吧，坐吧。”汪家仁伸手拉过小敏，“这里就咱俩，客气啥，嘻嘻嘻……”汪家仁笑着，拽起小敏白净净的手揉搓着。

小敏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老头子，一阵恶



心。这人白脸,秃顶,看上去慈眉善目的,没想到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正经,先“宰”他点钱再说。小敏说:“大哥,我给您点几样菜好吗?”

“好,好。你爱吃啥就点啥,大哥有钱。”

“您喝啤酒还是白酒?”

“白酒,白酒。”

酒菜上来了,汪家仁一只手搂着小敏,一只手举起酒杯,一仰脖,“吱——”干了,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叫了声:“爽!”

“大哥真逗。”小敏微笑着迎合,递过去一本歌单,“您唱个什么歌?”

“好,我唱。让我想想……”汪家仁用手一拍脑门儿,“哎,对了,有没有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有。”

伴随着音乐,汪家仁眯起小眼睛看着屏幕,扯起破锣似的嗓子,对着麦克风唱起来:“……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

汪家仁唱得高兴,走到桌边,拿起一杯酒,又干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在他看来,这支歌唱出了他的人生哲学:对酒当歌,及时行乐,有钱就花,花光再劫。

那一夜,汪家仁过得挺高兴,随手甩给小敏 1000 元钱。这钱他不心疼,反正花光了再去抢……

汪家仁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老伴儿躺在床上压根儿没睡,听见窗外传来摩托车的声响,爬起来给他开了门。

汪家仁的家是楼房,屋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台旧冰箱、一台旧电视机,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那些抢来的钱,都让他胡造了,没攒下。

“又去要了?”老伴儿问。



“嗯。”汪家仁懒得回答，用鼻子哼了一声。

汪家仁每次在外面嫖娼回来，都欺骗老伴儿说，和朋友打麻将去了。

“输没输？”

“没输。嘘——小点声，别弄醒了儿子。”

汪家仁很喜欢这个独生子。他对儿子要求很严，学习上也抓得很紧。他允许男学生到家看儿子，不允许女学生来。他对儿子说：“你还小，尽量和女孩子少接触，不然会影响你的前途。”他希望儿子将来学法律，这年头儿干法律的挺吃香。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不能误了孩子，得让他学好，长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老伴儿围着汪家仁做这做那的，嘟囔着说：“家里买菜没钱了，你还总是打麻将。”

“给，给，”汪家仁从怀里抽出两张百元票，递给老伴儿，“我也没多少钱了，先给你这些花着。”

汪家仁对酒店、娱乐场所的小姐们出手阔绰，高兴了一次给过几千元，可是他对家里的老伴儿却很吝啬。老伴儿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外面一掷千金。

一觉醒来，旭日临窗。汪家仁睁眼一看，时候不早了，老伴儿在厨房里忙着，儿子还没去上学。他边穿衣服边喊儿子：“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上学？”

儿子走了过来说：“自行车坏了，打半天也鼓不起来。”

“哎，那是扎带了。”汪家仁说着从衣兜里抽出两张10元票，“给，打车去，别迟到了！”

儿子揣起钱，拿起书包匆匆下了楼。

汪家仁急忙穿上拖鞋，走上阳台。他看见，儿子并没有打车，而是向公共汽车站跑去了。他点点头，笑了笑。



晚上,汪家仁“踩点儿”回来,把儿子叫过来,问:“早晨上学,打车花了多少钱?”

“我没打车,花5角钱坐公共汽车去的。你给我的钱,我想攒着买书。”

“那,下车还有一段路呢?”

“我跑去的。”

“没晚?”

“没晚。”

汪家仁点点头,放心了。儿子从小就挺懂事,是个好孩子,长大一定错不了。

13

在外面频频干着杀人不眨眼的罪恶勾当,他是个恶魔;在家里谆谆教诲儿子学好上进,他是个慈父。这对汪家仁来说,不是很矛盾吗?

“不矛盾。”汪家仁在公安预审时回答这个问题侃侃而谈,“儿子是儿子,我是我。‘养不教,父之过。’儿子学好学坏,我有责任。我决不让儿子走我的路。”

的确,汪家仁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是夜,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在于洪区兴凯大堡村,一间低矮的简易房里,赵晶母女二人正在和风雨进行着搏斗。

屋顶上的油毡破了,沥青裂了,雨水顺着缝隙流进屋里,而且水流越来越大。她们娘儿俩把家里所有的盆、锅甚至大碗都用来接雨水,仍然招架不住,屋子里已成了水泽之国……

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啊,赵晶一想起自己这几年凄苦的经历,就一阵心酸!

离婚,下岗,动迁……这些人生中的不幸与变故,接二连三